

# 註釋書對阿含經文的影響

## The Influence of Commentarial Exegesi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Āgama* Literature

Bhikkhu Anālayo (無著比丘) 原著 / 蘇錦坤 翻譯

### 摘要

本文意圖顯示部分阿含經文受到來自註釋書的概念與見解的影響，這樣的影響不僅發生於漢譯時，而且也可能已經發生在口誦傳承時，這些影響已經成為印度語系原文的一部分而被翻譯成漢語。

本文的第一部分，我檢校了一些與其巴利對應經典不同的阿含經文，有一部分此類經文顯示了這個差異與巴利註釋傳統十分相似，而給人這樣的顯著印象，這些我們所考慮的經文可能已受到古印度註釋傳統所影響，這個註釋傳統與現存的巴利註釋書的解釋相似。為了顯示在這些例子所觀察到的模式並不限於阿含經文，接著我以一些巴利經文的例子顯示此一特性。綜合來看，這些例子則意涵著註釋可能在口誦傳承的時期就已經影響了所注解的經文，這樣的結論會與諾曼 (K. R. Norman) 「註釋書與經典為分開來傳誦」的建議衝突。如果註釋書與經典分別傳誦，會使得前者影響後者的情況變得較不可能發生。因此，在本文的最後部分我謹慎地審核諾曼的意見，而得到「註釋非常可能與經文一起傳誦」的結論。

### 1. 與晚期巴利經文有關的阿含經文

在藉助巴利對應經典以審慎閱讀漢譯阿含之後，發現有一些特定經文並未在巴利對應經典中發現對應文句，而是出現在較晚期的巴利文獻，特別是隸屬於註釋傳統的巴利文獻。

1.1) 第一個例子是對應於《中部 106 經，*Āneñjasappāya-sutta*》的《中阿含 75 經，淨不動道經》，巴利經文囑咐應作如是觀：*Suññam idaṃ attena vā attaniyena vā*，「我空或我所空」。<sup>1</sup>

對應的《中阿含》經文有比較多描述：

「此世空，空於神、神所有，空有常，空有恒，空長存，空不變易」<sup>2</sup>

在四部《尼柯耶》中，似乎不曾出現將無常當作空的一種形式的觀點，只有在稍後的巴利文獻如《無礙解道》與其他註釋書才出現這樣的解說：

---

©Rod Bucknell 和 Ken Su 兩位對本文初稿提供意見，作者在此致謝。

<sup>1</sup> MN 106 at MN II 263,26 (依據 B<sup>e</sup>, C<sup>e</sup>, S<sup>e</sup> 版本，與 Horner 1959: 48 note 6 讀為 *suññam idaṃ*，而非 E<sup>e</sup> 版本的讀為 *saññam idaṃ*，前面的「空」的讀法得到《中阿含 75 經》(TI 542c18)的支持，也可參考 Minh Chau 1991: 329。

<sup>2</sup> 《中阿含 75 經》(TI 542c18)。也可參考《佛光阿含藏》《中阿含》633 頁，註 4，對此的解說：「無有常的，無有恒的，無長存的，無不變易的」。

*Suññaṃ attena vā attaniyena vā niccena vā dhuvēna vā sassatena vā a-vipariṇāmadhammena vā*, 「我空，我所空，常空，長存空，永恆空，不變異空。」<sup>3</sup>

1.2) 下一個例子也是與內觀有關，《增一阿含 51.8 經》提到一組對即將去世者的指示。在對應的《中部 143 經》與《雜阿含 1032 經》僅簡單地囑咐於六入處離繫，<sup>4</sup> 對應的《增一阿含 51.8 經》經文則解釋：

「若眼起時，亦不知來處；若眼滅時則滅，亦不知去處」。<sup>5</sup>

同樣地，在初期巴利經典也找不到這種形式的解說，而只能在巴利註釋文獻《清淨道論》如此地解釋六入處：

*na hi tāni pubbe udayā kutoci āgacchanti, na pi uddhaṃ vayā kuhiñci gacchanti,*

「生時並未從何處來，滅時並未到何處去。」<sup>6</sup>

1.3) 《阿含》經文有此傾向，帶有與現存巴利註釋傳統相似的解說，這樣的例子並不局限於與禪修有關的經文。其他顯示同樣模式的例子也包含與佛陀教法的特質相關的經文。例如，溫宗堃

<sup>3</sup> Paṭi I 109,10。也可參考 Nid II 279,12 與 Vism 654,22。Baba 2004: 945 有提到這個例子。

<sup>4</sup> MN 143 (MN III 259,12) 與《雜阿含 1032 經》(T II 269c16)。

<sup>5</sup> 《增一阿含 51.8 經》(T II 819c14)。

<sup>6</sup> Vism 484,6。Baba 2004: 946，以此為例指出《阿含》經文有此傾向，引用在巴利文獻只有在註釋書才會出現的解說。

(2006:13) 在他討論巴利註釋書中某些註解的年代古老時，指出《相應部 12.22 經，《Dasabala-sutta》》這個例子，依據經文，如來具十力與四無畏，而聲稱為得「牛立處」：

*āsabhaṃ ṭhānaṃ paṭijānāti*, 意思為「牛立處」。<sup>7</sup>

依據巴利註釋書，此處經文的「牛」意指過去諸佛：*āsabhā vā pubbabuddhā*。<sup>8</sup>

在對應的梵文殘卷中也提到「牛立處」：*udāram-ārṣabhaṃ sthāna[m] pratijānāti*;<sup>9</sup>

《相應部 12.22 經，《Dasabala-sutta》》的對應經文《雜阿含 348 經》則說如來成就十種力，得四無畏，「知先佛住處」<sup>10</sup>

這樣的說明很可能為來自註釋傳統的註解，而與現存的巴利註釋書的註解相似。

1.4) 關於佛陀教法，《中部 107 經，《Gaṇakamoggallāna-sutta》》指出佛陀的教導為「當世」最殊勝：

*Gotamassa ovādo paramajjadhamesu*。<sup>11</sup>

<sup>7</sup> SN 12.22 (SN II 28,18)，此段經文由 (SN II 27,23) 補充。

<sup>8</sup> Spk II 45.

<sup>9</sup> Waldschmidt 1958: 395，編號 S 472 folio 125 R1。

<sup>10</sup> 《雜阿含 348 經》(T II 98a15)：「知先佛住處」。

巴利註釋書解釋「當世」為意指六師外道（如「不蘭迦葉」，等等。）

*ajjadhammā nāma cha satthāradhammā.*<sup>12</sup>

對應的《中阿含 144 經》經文則稱：

「沙門瞿曇論士能伏一切外道異學故」，<sup>13</sup>

如此，此段經文反映對巴利註釋書的註解有相當的理解，而有可能兩者都是受到古印度註釋傳統某些註解的結果。

1.5) 依據《中部 77 經，*Mahāsakuludāyi-sutta*》，佛陀的教法為「依因而說」：

*sanidāna,*<sup>14</sup>

巴利註釋書對此的解釋為「依緣而說」。

*sapaccaya.*<sup>15</sup>

<sup>11</sup> MN 107 (MN III 7,2).

<sup>12</sup> Ps IV 70.

<sup>13</sup> 《中阿含 144 經》(T I 653c6)。另一漢譯對應經典《數經》有類似的經文：

「能攝一切異學」(T I 876b15)。

<sup>14</sup> MN 77 (MN II 9,25)。

<sup>15</sup> Ps III 241.

對應的《中阿含 207 經》經文則將兩種解說合併，稱世尊為弟子說法：

「有因非無因，有緣非無緣」<sup>16</sup>

1.6) 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如來死後歸趣的問題。與《中部 72 經，*Aggivacchagotta-sutta*》和對應的《雜阿含 962 經》相比，<sup>17</sup> 對應的《別譯雜阿含 196 經》經文並未問及如來，而是問「眾生的『我』死後的歸趣」：

「眾生神我，死此生彼。為有、為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非非有非非無？」<sup>18</sup>

《別譯雜阿含 196 經》的這段經文反映了巴利註釋書傳統的一段解說，將這類討論中經文出現的「如來」這個詞稱為「眾生」：  
*satto 'tathāgato 'ti adhippeto.*<sup>19</sup>

這就顯得非常可能，《別譯雜阿含 196 經》形成時受到註釋書解說的影響，這樣的解說也保存在巴利註釋書中。

1.7) 另一個例子是這一模式的影響也可以在背景資料中發現。在《相應部 4.3 經，*Godhika-sutta*》與對應的《雜阿含 1091 經》、

<sup>16</sup> 《中阿含 207 經》(T I 783b6)。

<sup>17</sup> MN 72 (MN I 484,27)與《雜阿含 962 經》(T II 245c5)。

<sup>18</sup> 《別譯雜阿含 196 經》(T II 445a18)。

<sup>19</sup> Sv I 118。這個解釋似乎是對「如來死後有、無等四句」的標準解說，在敘說此四句時，以「眾生 *satta*」代替「如來」。也可參考 Ps III 141; Spk II 201; Mp IV 37; 與 Ud-a 340: '*tathāgato 'ti satto*。」

《別譯雜阿含 30 經》出現這樣的例子，此經敘述魔羅向世尊提到比丘瞿低迦意欲自殺。

*Atha kho Māro pāpimā āyasmato Godhikassa cetasā cetoparivitakkam aññāya yena bhagavā tenupasaṅkami;*

魔羅以心得知比丘瞿低迦意欲自殺之後，前來見世尊。<sup>20</sup>

這兩部漢譯對應經典則進一步敘述魔羅往見世尊的動機：

「若彼比丘以刀自殺者。莫令自殺。出我境界去。我今當往告彼大師」；<sup>21</sup>

「爾時魔王而作是念。求慎比丘若第七得。必自傷害。出魔境界。作是念已。捉琉璃琴。往到佛所」。<sup>22</sup>

魔羅如此的思慮也紀錄在三昧天(Samathadeva)《俱舍論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註解所引用的經文裡。<sup>23</sup>

在巴利傳統這樣的思慮只出現在註釋書上。<sup>24</sup>

1.8) 一部經增加額外資訊的程度隨不同版本而有差異，如同此處三部經所顯示的「關於世間的邊際只在此一尋之身」，此一著名經文就是其中一例。<sup>25</sup>

<sup>20</sup> SN 4.3 (SN I 121,11)。溫宗堃(2006: 22)也提到這個例子。

<sup>21</sup> 《雜阿含 1091 經》(T II 286a17)。

<sup>22</sup> 《別譯雜阿含 30 經》(T II 382c20)，(也可參考 Bingenheimer 2007: 65)。

<sup>23</sup> D *mngon pa nyu* 32b3 或 Q *mngon pa thu* 69a6。

<sup>24</sup> Spk I 183，但是記載的魔羅的思慮與漢譯不同。

<sup>25</sup> SN 2.26 (SN I 62,19)。溫宗堃(2006: 18)已經提到此例。

在《相應部 1307 經, *Rohitassa-sutta*》，此經文之後接著就是一組偈頌，而對應的《別譯雜阿含 306 經》則在此組偈頌之前，還有經文解釋究竟苦邊就是到達(世間)邊際：

「眾生邊際即是涅槃。若盡苦際，是即名為得其邊際」<sup>26</sup>

對應的《雜阿含 1307 經》則在此組偈頌之前的解說相當詳細，此經解說「世間」為五受陰，接著依次解釋其苦、集、滅、道，最後解說「世間滅道跡」即是「八聖道」，並且一一列舉：

「何等為世間？謂五受陰。何等為五？色受陰、受受陰、想受陰、行受陰、識受陰，是名世間。何等為色集？謂當來有，愛貪喜俱，彼彼染著，是名世間集。云何為世間滅？若彼當來有，愛貪喜俱，彼彼染著，無餘斷、捨、離、盡、無欲、滅、息沒，是名世間滅。何等為世間滅道跡？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名世間滅道跡。」<sup>27</sup>

巴利註釋書也出現類似的思惟路線，解釋「世間」代表「苦諦」，而到「世間滅」之路為「八聖道」：

*'lokan'ti dukkhasaccam ... 'paṭipadan'ti maggasaccam.*<sup>28</sup>

<sup>26</sup> 《別譯雜阿含 306 經》(T II 477c14)。

<sup>27</sup> 《雜阿含 1307 經》(T II 359a29)。

<sup>28</sup> Spk I 117，Spk-ṭ I 158 (B<sup>e</sup>) 明確地指此與五蘊繫著有關。

即使兩部漢譯對應經典與巴利註釋書，三者之間有某種程度的差異，這三者顯示出同樣出自同一個類似的思惟路線，只是在明確敘述上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1.9) 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關於一段隱言式告誡的偈頌。偈頌中告誡要斷五、捨五、修五、超越五。在《相應部 1.1.5 經》與對應的兩部《雜阿含經》都未曾闡明這四個「五」代表什麼：

*pañca chinde pañca jahe,*  
*pañca vuttari bhāvaye,*  
*pañca saṅgātigo bhikkhu,*  
*'oghatinno 'ti vuccati.<sup>29</sup>*

「斷除五捨五，  
增修於五根，  
超越五和合，  
比丘度流淵。」

「斷五捨於五，  
五法上增修，  
超五種積聚，  
名比丘度流。」<sup>30</sup>

<sup>29</sup> SN 1.1.5 (SN I 3,15)，(B<sup>e</sup> and C<sup>e</sup> 讀為 *cuttari*；S<sup>e</sup> 讀為 *saṅgātito*)。也可參考 Dhp 370 與對應的 78 頌：Brough 2001: 129 與 T 210 (T IV 572a15)。

<sup>30</sup> 《雜阿含 1002 經》(T II 262c21) 與 《雜阿含 1312 經》(T II 360c26)。

不過，在兩部對應的《別譯雜阿含經》中，則在偈頌內解釋這四個「五」代表的意義：

《別譯雜阿含經》卷 8：

「能斷於五蓋，  
棄捨於五欲，  
增上修五根，  
成就五分法，  
能渡駛流水，  
得名為比丘。」

「除五欲受陰，  
棄捨於五蓋，  
增進修五根，  
成就五分身，  
如是之比丘，  
超渡生死海。」<sup>31</sup>

巴利註釋書解說五下分結與五上分結應該被切斷與捨棄，五根必需被培植，五種繫縛(愛著、瞋恨、愚癡、我慢與邪見)必須被超越。<sup>32</sup>

<sup>31</sup> 《別譯雜阿含 140 經》(T II 427c19) 與 《別譯雜阿含 311 經》(T II 479a23)。

<sup>32</sup> Spk I 24.

1.10) 另一個顯然受到註釋書影響的例子是《相應部 9.3 經，*Kassapagotta-sutta*》與對應的兩部《雜阿含》經典。巴利經文的前言敘述比丘十力迦葉(Kassapagotta)譴責一位獵人：

*Tena kho pana samayena āyasmā Kassapagotto divāvihāragato aññataraṃ chetaṃ ovaḍati;*

爾時尊者十力迦葉回到日常坐禪處，譴責一位獵人。<sup>33</sup>

巴利註釋書接著解說這是一位獵鹿的獵人：

*‘Chetan’ti ekaṃ migaluddakaṃ,*<sup>34</sup>

兩部對應的《雜阿含》經文給了更多細節，解釋這位獵人設下陷阱捕鹿：

「時，有獵師名曰尺只，去十力迦葉不遠，張網捕鹿。爾時，十力迦葉為彼獵師哀愍說法。」

「有一獵師名連迦，去尊者不遠，施鹿羸撻。爾時，尊者憐愍獵師為其說法」。<sup>35</sup>

1.11)事實上，有些經的背景介紹部分是差異的典型例子，經文與其他對應經典十分相似，而在前段的差異卻大到提供一段獨特的背景敘述。這樣的例子如《中部 135 經，*Cūḷakammavibhaṅga-sutta*》，

<sup>33</sup> SN 9.3 (SN I 198,22)。溫宗堃 (2006: 17)已經提過此例。

<sup>34</sup> Spk I 289.

<sup>35</sup> 《雜阿含 1339 經》(T II 369b19)與《別譯雜阿含 359 經》(T II 491a27)。

佛陀對少年婆羅門 Subha 就業與果報作了詳細的說法。巴利經文在開始時只提到 Subha 詢問這個議題，註釋書則就這個詢問提出背景介紹，Subha 的吝嗇的父親已經在他以前的家中投生為一條狗，<sup>36</sup>也因為佛陀揭露 Subha 的父親投生到畜生道，而激發他詢問業的運作機制。大多數此經的漢譯對應經典都有一段與此類似的背景介紹。<sup>37</sup>

梵文的《業分別，*Karmavibhaṅga*》也可發現這段類似的描述。

<sup>38</sup>

1.12) 事實上，來自註釋傳統的註解和事件敘述的影響，並非僅侷限於漢譯《阿含》經典。在一部《中部 122 經，*Mahāsuññata-sutta*》的藏譯對應經典也發現這一類型的影響。<sup>39</sup>

<sup>36</sup> MN 135 (MN III 202,17) 與 Ps V 9。

<sup>37</sup> 這樣的敘述有《中阿含 170 經》(T I 703c24) 與單譯經 T 78 (T I 887b7)；T 79 (T I 888b19) 與 T 81 (T I 895c2)。如此，MN 135 總共有六部漢譯對應經典，只有兩部沒有此段介紹性的敘述：T 80 (T I 891a21)，(此經沒有提到少年婆羅門的詢問，因為佛陀直接向他作了關於業力與來生果報的說法)，與 T 755 (T XVII 588c22)。

<sup>38</sup> 關於梵文 *Karmavibhaṅga*，可參考 Kudo 2004: 2,13 與 Kudo 2006: 35,5 和 49,8 (Lévi 編輯 1932: 21,13)。粟特(Sogdian)殘卷可參考 Rosenberg 1920: 405，此處保留了此一版本一開始的敘述部分。

<sup>39</sup> Norman (1991: 142) 討論另一個例子，藏譯的(根本)說一切有部 *Pravrajyāvastu* 中的 *Śrāmaṇyaphala-sūtra* 譯文顯示有與《沙門果經，*Sāmaññaphala-sutta*》註釋有關的影響。

巴利此經與其對應的《中阿含 191 經》描述觀五蘊無常來超越我慢 *asmimāna*,<sup>40</sup> 除了關於我慢之外，藏譯經文還囑咐捨棄任何對「我」的貪欲與煩惱使：

*nga'o snyam pa'i nga rgyal dang, nga'o snyam pa'i 'dun pa dang,  
nga'o snyam pa'i bag la nyal ma spangs shing.*<sup>41</sup>

與藏譯多出的「我欲」與「我使」相似，巴利註釋書在此處的對應解說也是使用「我慢、我欲、我使」：

*'asmī'ti māno, 'asmī'ti chando, 'asmī'ti anusayo.*<sup>42</sup>

1.13) 類似的模式也能在《經集》《義品》中的經典觀察到，只在巴利註釋書出現的遊方者孫陀利女被殺的背景故事，在對應的漢譯則成為經文內容，與巴利《*Udāna*，優陀那》的情況一樣。<sup>43</sup>

<sup>40</sup> MN 122 (MN III 115,5) 與《中阿含 191 經》(T I 739b19)。

<sup>41</sup> Skilling (1994: 236,7)，也可參考三昧天 Śamathadeva 《俱舍論》注疏的引文 (D *mngon pa ju* 235b6 或 Q *mngon pa tu* 269a6)，此處雖然用語不同，也同樣提到貪欲與我使。Skilling (1997: 390) 指出三昧天 Śamathadeva 的引文與巴利註釋書對此經的註解，兩者的這個共同點也出現在 SN 22.89 (SN III 130,29)，在漢譯對應經文為《雜阿含 103 經》「我慢，我欲，我使」(T II 30a24)。

<sup>42</sup> Ps IV 163.

<sup>43</sup> Pj II 518 對 Sn 780-787 的註釋，漢譯對應經典為《義足經》(T 198, T IV 176c3)，《義足經》的英譯為 Bapat (1945: 156-158)。巴利《優陀那》：Ud 4.8 (Ud 43-45)。

1.14) 有時，一整部阿含經文在巴利文獻只出現在註釋書上。例如頂生王 King Māndhātṛ 的故事，他統領四洲而甚至被允許在三十三天上與帝釋並坐，仍然不滿足此時的權力，而想逐出帝釋。這個故事在《中阿含》以經的形式呈現，在巴利文獻則出現在《本生經》的註釋書中。<sup>44</sup>

1.15) 另一例子為關於富家子的故事，由於不夠勤奮，最終成為一個窮苦的人，如果少時勤奮的話，他也能成為富翁。或者他在少時出家的話，可以成為阿羅漢。這個故事和一首偈頌將此人的困境比喻為一隻老鶴，而成為《雜阿含》的一部經。在巴利文獻，這樣的故事卻只出現在《法句經》的註釋書上。<sup>45</sup>

<sup>44</sup> 其中的差異是，在《中阿含 60 經》(T I 495c1) 頂生王僅意圖驅逐帝釋，而單獨統領。在 Jā 258 (Jā II 312)，在同樣的動機下，他則想殺掉帝釋。在 *Divyāvadāna*，他則只想趕走帝釋，Cowell (1886: 223,26) 與單譯經《頂生王故事經》(T 39, T I 823c19) 為相同的狀況。而依據《出曜經》他則意想殺帝釋 (T 212, T IV 630a6)。而依據《文陀竭王經》，他則期望帝釋死去，然後可統領三十三天。」(T 40, T I 824c28)

<sup>45</sup> 在《雜阿含 1162 經》(T II 310a15) 只提及此人修證的可能：「若復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精勤修習者，亦可得阿羅漢第一上果。」，cf. also T212 at T IV 707a7。在 Dhpa III 131，也提到此人的妻子，表明如果兩人都出家，此人可能成阿羅漢果，而他的妻子可得不還果，*sace pana nikkhamitvā pabbajissa, arahattaṃ pāpuṇissa, bhariyāpissa anāgāṃiphale patitṭhahissa*。溫宗堃(2006: 26)已經提到這個例子。

1.16) 在《增一阿含經》中，這一類故事特別多。<sup>46</sup> 其中的一例是波斯匿王的繼任者對釋迦族的大屠殺與對其都城的摧毀，這樣的記載在巴利文獻僅出現在註釋書中。<sup>47</sup> 不僅《增一阿含經》提到燃燈佛授記釋迦牟尼當來成佛，巴利文獻的《佛種姓 *Buddhavaṃsa*》也有對應的敘述。<sup>48</sup> 同樣這一部《增一阿含經》更追敘到更早的過去世，當時燃燈佛(燈光佛)才被授記，而釋迦牟尼僅是王女；這個故事在巴利傳統文獻外的一部巴利本生故事有對應的敘述。<sup>49</sup> 這些故事何時成為印度語系原典的一部分，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因為有可能翻譯《增一阿含經》時，把不是原典的部分翻入經文。<sup>50</sup>

<sup>46</sup> 對此一議題的詳盡討論，請參考 Anālayo 2009。

<sup>47</sup> 《增一阿含 34.2 經》(T II 692a15), Dhpa I 359, 或 Jā IV 152。Bareau (1981) 也討論到這一點。

<sup>48</sup> 《增一阿含 43.2 經》(T II 758b26) 與 Bv 9。

<sup>49</sup> 《增一阿含 43.2 經》(T II 758c4) 與 Jaini (2001: 369)。也可參考 Gombrich (1980: 70) 提到一段古錫蘭文(Sinhalese)也有同一故事的類似版本。

<sup>50</sup> Lévi (1916: 191 and 263) 指出《大正藏》的兩部單譯經與對應的《增一阿含經》的經文幾乎一字不差，請參考《須摩提女經 (T128b)》(T II 837c12) 與《增一阿含 30.3 經》(T II 660a1)；《佛說彌勒下生經 (T453)》(T XIV 421a6) 與《增一阿含 48.3 經》(T II 787c2)。《大正藏》所登錄的此兩部單譯經的譯者都早於《增一阿含經》的翻譯年代。雖然這兩部經的確實譯者仍然存疑而有待查證，但是這樣的例子意味著今本《增一阿含經》可能含有印度語系原典所無的內容。另一個指向同一方向的例子是佛陀遭遇象象的兩個版本：一為《增一阿含 18.5 經》(T II 590c11)，英譯本為 Pāsādika and Huyen-Vi (1995: 163)，另一為《增一阿含 49.9 經》(T II 803b29)，巴利對應敘述可參考 Vin II 194,37。雖然是敘述同一事件，《增一阿含》的兩部經文敘述得並不一致，

「有可能翻譯時，引註釋所作的解說影響了這部經的翻譯」，這個類型或可解釋上述的幾個例子。如同許理和 Zürcher (1972: 31) 解釋的：「在翻譯過程中，也有可能其他狀況也發生類似情形，主譯者或講經者講解(口解)所譯的經典，這類的講解似乎成為經文的一部分」。<sup>51</sup>

不過，此一階段的譯經所顯示的差異未必是上述例子的唯一解釋。這個可能性，建議上述例子中呈現的、與巴利註釋書相當關係密切的阿含經文，並非一定出自翻譯對此的詮釋，也有可能是出自傳誦的失誤。

## 2. 發生在巴利經文的類似模式

2.1) 在《中部 86 經》，鴛掘摩羅經 *Āṅgulimāla-sutta*》有一逐漸提供更多背景故事的例子。此經與《增一阿含 38.6 經》相同，在鴛掘摩羅與佛陀相遇之前，有關於他的殺人行為的背景描述。<sup>52</sup>

此處佛陀所說的偈頌也不完全相同。這給人一個印象，似乎兩者是來自不同的來源，而都被譯入《增一阿含經》。

<sup>51</sup> Bapat (1970: LIII) 指出這一方面的一個顯著例子，漢譯的《善見律毘婆沙》(*Samantapāsādika*) 有一句頗為令人意外的文字：「法師曰：『我未解此義。』」(T 1462, TXXIV 706b18) 這個評論並未出現在對應的巴利文獻(Sp I 179)中。這給人一個明確的印象：原文所沒有的意涵，成為《善見律毘婆沙》「譯文」的一部分。

<sup>52</sup> MN 86 (MN II 97,22) 與 EĀ 38.6 (T II 719b21); 在 T 118 (T II 508b21) 也有一段背景敘述(此段額外的背景敘述僅見於巴利註釋書，參考 Ps III 328 and Th-



《中部 86 經》與《增一阿含 38.6 經》在鴛掘摩羅出家之後，也敘述了幾個事件，如見波斯匿王、說至誠言助婦人產子、乞食時遭攻擊。《雜阿含 1077 經》與《別譯雜阿含 16 經》有前段的故事背景和鴛掘摩羅出家的敘述。<sup>53</sup>

這兩部經僅提及鴛掘摩羅遇見佛陀、出家證阿羅漢與他所說的一組偈頌，這也是各對應經典所共有的核心偈頌。因此，此一例子給了如此的印象，似乎《中部 86 經》與《增一阿含 38.6 經》提供了比上述簡短敘述更為增廣的故事背景，很可能是來自更像註釋書形式的故事描述的一部分。<sup>54</sup>

a III 54); T 119 ( T II 510b18); T 202 ( T IV 423b7), 此經有一藏文對應經典，見 Schmidt (1843: 239); T 212 ( T IV 703a25).

<sup>53</sup> 《雜阿含 1077 經》( T II 280c18), (英譯將於近期刊行); 與《別譯雜阿含 16 經》( T II 378b17), (英譯見 Bingenheimer 2006: 46 - 49), 也可參考 Enomoto (1994: 22 - 23)。Hartmann (1998) 所列的梵文殘卷也與《雜阿含 1077 經》、《別譯雜阿含 16 經》相同，前段故事背景並未增長。

<sup>54</sup> 值得注意的是，《雜阿含 1077 經》的長行雖然並未涵蓋任何鴛掘摩羅出家後的事件，但是他所說的偈頌卻提到其他對應經典詳細敘述的事件。《雜阿含 1077 經》「若彼我怨憎」( T II 281b25) 提到對鴛掘摩羅的怨憎，接著「我怨行忍辱，亦常讚歎忍」讚嘆忍辱，這些偈頌如果與鴛掘摩羅乞食時遭遇攻擊的事件合讀，更有較深的意涵。遭遇攻擊的事件同樣地也回應偈頌「已受於惡報，宿責食已食」( T II 281b24)。也就是說，雖然這些事件未清晰地描述在經文中，《雜阿含 1077 經》的誦經者確實知道別的對應經文敘述的故事背景，而這些故事背景也許是出自《雜阿含經》的註釋。

2.2) 另一個例子是《中部 129 經, *Bālaṇḍita-sutta*》，提供了轉輪王七寶與四種如意之德的詳盡描述。<sup>55</sup> 在對應的《中阿含 199 經》僅僅提及七寶的名稱，沒有附加任何描述。<sup>56</sup>

不過，在《中阿含》的其他經文則有相同的七寶與四種如意之德的描述，<sup>57</sup> 所以《中阿含 199 經》所無而《中部 129 經》所有的敘述不應被當作蓄意刪去的經文，因為頗難想像如此詳細的敘述被遺失了，而簡短的摘要仍然保存著。最可能的解釋是《中部 129 經》增廣了《中阿含 199 經》的簡短敘述，而是巴利文獻增廣經文的一個例子。

因為缺乏漢譯《中阿含經》的註釋存世，而造成舉證支持這樣的假設十分困難，<sup>58</sup> 值得注意的是，巴利註釋書在此經對轉輪王註解的篇幅，相當於對其餘經文註解的四倍。<sup>59</sup>

<sup>55</sup> MN 129 (MN III 172,14 - 177,5).

<sup>56</sup> 《中阿含 199 經》( T I 762b28 - 29)。

<sup>57</sup> 《中阿含 67 經》( T I 512a2-513b27)。此處對應的《中部 83 經》完全未提及轉輪王。

<sup>58</sup> 現今存世的《阿含》註釋相對的稀少，僅有一部分《雜阿含》的註釋保存於《瑜伽師地論》的〈攝事分〉中(詳細可參考 Bucknell 2006: 685)，和《增一阿含經》的最初部分經文的註解保存在《分別功德論》( T XXV 30a)。在梵文殘卷中，a commentary on the *aryasatyas* can be found in SHT III 802 in Waldschmidt 1971: 2-4; and again a commentary on the *smṛtyupasthānas* in SHT V 1104 in Sander 1985: 99-100; and for other *sūtra* commentaries cf. e.g. SHT I 24, SHT I 34 and SHT I 36 in Waldschmidt 1965: 16-17, 26 and 27; SHT IV 649 in Sander 1980: 260-263; SHT VIII 1828 in Bechert 2000: 26; or SHT IX 2013 in Bechert 2004: 11-29.

<sup>59</sup> Ps IV 214 - 230 解釋轉輪王七寶，而此經其餘的註解僅占 Ps IV 210 - 214。

這反映了對轉輪王這個議題的高度興趣。就此經對轉輪王的顯著興趣與對應的《中阿含 199 經》缺乏此一敘述而言，非常有可能原先為註釋書對轉輪王七寶的詳細解說，最終成為巴利經文的一部分。

2.3) 《長部 22 經，*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可能是另一個在口誦傳承時經文增廣的例子<sup>60</sup>，《長部尼柯耶》版本與《中部尼柯耶》版本不同的是，前者提供了對四聖諦更長與更多細節的檢視。這種形式的審查與註釋書的解說相似，所以此處有可能是原先對觀四聖諦相當精簡的教導，在口誦傳承期間被增廣了。<sup>61</sup>

2.4) 另一個例子是，《中部 77 經，*Mahāsakuludāyi-sutta*》可能是對各種層面的佛法修證的增廣解說，在對應的《中阿含 207 經》並沒有此段解說。<sup>62</sup>

<sup>60</sup> 《長部 22 經》(DN II 304,26 - 313,27)，同樣的內容在《中部 10 經》(MN I 62,21-24)僅有簡短的描述。

<sup>61</sup> Bapat (1926: 11) 認為《長部 22 經》的此一部份是「一部短經的放大版本，... 以一種註釋書的類型來詳盡地解釋四聖諦。」菩提比丘 Bodhi (2005: 261) 評論說：「對四聖諦的詳細分析... 有可能原本為早期的註釋而被引入成為經文。」Winternitz (1968: 51) 同樣地將《長部 22 經》當作以註釋書內容增廣經文的一個例子。

<sup>62</sup> 《中部 77 經》(MN II 11,3 - 22,15)與《中阿含 207 經》(T I 783b15 - 19)，(英文翻譯見 Anālayo 2008a)。Eimer (1976: 53) 評論說，經中列舉各種層面的佛法修證，第一部分直到十遍處是依照法數遞升而排列，在十遍處之後就不是依此遞升的順序列舉，而是與《長部 2 經》(DN I 73,23 - 84,12)的次序相同。這意味著有可能原先各自獨立的列表在此處被合併為一。

與對應的《中阿含 207 經》相比，巴利經文的長篇解說顯得有些不成比例，前面的四項相當簡短，而在第五項作了長得不成比例的佛法修證解說。由於此處較長的解說，《中部 77 經》成為篇幅較長而適合編在《長部尼柯耶》的經文，而不適合編在「中等長度」的經文中。如此，巴利經文的此一部份可能是原先精簡敘述的增廣，可能是在稍後加入來自註釋書的解說。

2.5) 《中部 151 經，*Piṇḍapātipārisuddhi-sutta*》也顯示了同樣的類型，在經文敘述僧眾如何清淨乞食時，列舉了一長列各種層次的佛法修證。<sup>63</sup>

在此例子，同樣地，漢譯對應經典《雜阿含 236 經》並沒有對應的敘述。<sup>64</sup>

雖然，期望乞食的僧眾能修習《中部 151 經》此處列舉的各種修證，來讓施食者得到最大的功德；但是，如果成功地完成此處巴利經文的整套修習的話，此位比丘僧就必須成為阿羅漢。相對地，對應的《雜阿含 236 經》僅敘述比丘應日夜精勤，於行、住、坐、臥繫念修習，為清淨乞食。<sup>65</sup>

<sup>63</sup> MN 151(MN III 295,13 - 297,20).

<sup>64</sup> 《雜阿含 236 經》(T II 57b21 - 25)，英文翻譯見 Choong (2004: 5 - 9)，關於《雜阿含 236 經》對照《中部 151 經》的特點，可參考 Choong (1999: 11 - 12)。

<sup>65</sup> 《雜阿含 236 經》(T II 57b24)：「日夜精勤，繫念修習，是名比丘於行、住、坐、臥淨除乞食。」(此處我假設「繫」字為用以對應字首 *prati-*，例如，《雜阿含 265 經》(T II 69b1)：「正智繫念住」對應於《相應部 22.95 經》(SN III 143,9) *sampajāno paṭissato*。

《雜阿含 236 經》相對簡短而直接的說明，似乎是對於比丘如何清淨乞食的比較合適的講解；當比丘具念而且日夜精勤(《雜阿含 236 經》)就已經能「清淨乞食」，無需達到《中部 151 經》列舉的各種修證才算「清淨乞食」。如此，在此例子也可能是註釋傳統解釋比丘各種層面的「清淨乞食」，最終成為經文的一部分。

2.6) 另一個例子是《中部 117 經, *Mahācattārīsaka-sutta*》有關於出世間聖道的解說；同樣地，漢譯對應經典《中阿含 189 經》並沒有對應的敘述。<sup>66</sup>

如同 Meisig (1987:233) 所指出的，經文此處的重點在討論八正道彼此的關係，特別是正見、正精進、正念作為支持與修正其他支正道的的作用。如此，這一教導的主要意圖就不需要講解出世間正道。在藏譯的三昧天 *Śamathadeva* 《阿毘達磨俱舍論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的註解所引的此篇《雜阿含經》也沒有提到出世間正道。<sup>67</sup>

如此看來，很有可能巴利經文對出世間正道的講說是出自後期的增廣。

這解說的重要性，可以從巴利《分別論》的註釋所記錄的出世間正道的特質讀到，依據此處的描述，一位比丘必需詢問另一位比丘是否他為「『大四十』的背誦者」。<sup>68</sup>

<sup>66</sup> 《中部 117 經》(MN III 72,18)與《中阿含 189 經》(T I 735c22)，英文翻譯見 Meisig (1987)。

<sup>67</sup> D *mngon pa nyu* 44a5 或 Q *mngon pa thu* 83b5.

<sup>68</sup> Vibh-a 320: *tvam tāva mahācattārīsakabhāṇako hosi, na hosī'ti pucchitabbo.*

此一問題強調《中部 117 經, *Mahācattārīsaka-sutta*》的意義，背誦者記起註釋將討論出世間正道作為不可或缺的規定。<sup>69</sup>

從這個解說的顯著重要性來看，這樣的假說應該不會偏離事實太遠：「在較早的階段，註釋從出世間的觀點來解說八正道，之後，在口誦傳承時期此段註釋成為經文的一部分。」

事實上，仔細檢驗關於出世間正道的經文，顯示有其他巴利經文未曾出現的術語，這樣的術語最初只出現於論書與註釋書。例如，出世間正志被稱為「固定 *appanā*」心志與「意圖 *cetaso abhiniropanā*」。<sup>70</sup>

經文從出世間正道的觀點在解說正語、正業、正命時也出現同樣的狀況，彼處所使用一連串的術語，只出現於《論書

<sup>69</sup> 不過，Mori (1990: 125) 將“*mahācattārīsakabhāṇaka*”當作「特別專精於某些特定經典的唄匿者 *Bhāṇakas*(唱誦經典的人)」。將“*mahācattārīsakabhāṇaka*”作為擅於背誦某一單一經典似乎不太可能，因為在其他地方作為唄匿者都是需要記憶整部經典結集的。這個經文較可能是用來詢問是否另一位比丘記得某一部經的教導，相當於問他：*mahācattārīsakaṃ dhāresi?* 如此一來，使用這個術語 *mahācattārīsakabhāṇaka* 無需歸諸於某個特定的傳誦傳統，而是強調《中部 117 經》提到八正道的經文十分重要，這樣的唯一存留在巴利經典的解說，過去一定是(現在也還是)一個關於出世間八正道的重要參考。

<sup>70</sup> 《中部 117 經》(MN III 73,15) : *takko vitakko saṅkappo appanā-vyappanā cetaso abhiniropanā*, 與 Dhs 10,17 或 Vibh 86,8 使用相同的一常串術語。

*Abhidhamma*》用來定義此三支正道時，而未以此種方式出現在巴利經文中。<sup>71</sup>

這種類型的術語進一步確認《中部 117 經，*Mahācattārīsaka-sutta*》可能經過晚期的增廣。

在 *Divyāvadāna*, *Lalitavistara* 與 *Mahāvastu* 可以發現類似的兩種文體的混合，將類似巴利經文的「舊文體」，與形式和內容都較接近後起文獻與巴利註釋書的「新文體」出現在一處。<sup>72</sup> 假設這樣的現象也是同樣類型的顯現，應該不會距離實況太遠。<sup>73</sup>

總結來說，以上所列舉的引自巴利《尼柯耶》的例子，意涵著註釋詞句可能在口誦傳承時期的某些時刻成為經文的一部分。就漢譯《阿含》經文而言，它的意涵為，註釋對《阿含》經文的影響不一定只發生在翻譯過程。

<sup>71</sup> 《中部 117 經》(MN III 74,9+35 and 75,25): *ārati virati paṭivirati veramaṇī*, 也出現在 Dhs 63,35 and 64,2+7; 及 Vibh 106,26+30 and 107,4。此兩個例子的更詳細討論可參考 Anālayo 2005。

<sup>72</sup> Oldenberg (1898: 672) (一般北傳佛典); Oldenberg (1912b: 156) (*Divyāvadāna*); Oldenberg (1882: 114) (*Lalitavistara*); Oldenberg (1912a: 141) (*Mahāvastu*). Von Simson (1985: 81) 如此認為：這個模式可能會普遍適用，而不侷限於 Oldenberg 所檢驗的經文。

<sup>73</sup> Von Simson (1965: 130) 基於詳細比較梵文、巴利經文資料的研究，認為「梵文比巴利版本多出來的資料，通常出自巴利註釋書，而成為梵文傳誦經文的一部分。」

### 3. 口誦傳承期間註釋與經文之間的關係

假如經文與註釋為獨立地分別傳誦的話，註釋書形態的解說在口誦傳承期間影響到他所註釋的經文，這樣的假說就比較不可能發生。Norman (1997: 158-160) 基於他所觀察到的現象：「註釋書所存留的解釋有時由於經文語言的改變而不再有意義」，主張經文與註釋為獨立地分別傳誦。他所提的一個例子是解釋「波斯匿王 *Pasenadi*」意為「戰勝他人的軍隊 *parasenaṃ jināti*」，這樣的解釋只有在波斯匿王名字的拼音有一 *j* 才有意義，如梵文的拼法 *Prasenajit*，而非巴利的拼法 *Pasenadi*。<sup>74</sup>

Norman (1997: 158) 如此推論，「註釋書以 *jināti* 戰勝來解釋音節 *-di* 的事實，顯示經文與註釋為分別傳誦，而彼此未互相影響」，「他們由不同群組的人傳誦，例如 *bhāṇakas* 唄匿者負責傳誦經文，而不負責傳誦經文的註釋。」

然而，即使對在這領域中的最傑出的學者具有極高的敬意，對我來說，假設兩者分別傳誦並未解決問題，因為波斯匿王拼為 *Pasenadi* 也出現在註釋書中，如 *paccāmittaṃ parasenaṃ jinātī' ti pasenadi*。<sup>75</sup>

如此一來，即使在註釋者只傳誦註解的假設之下，他們必定已經察覺到這個差別。也就是說，即使註釋者完全不知所註釋的經文，註釋書在此的用詞也足以讓他們察覺 *Pasenadi* 的拼音，因而知道註釋意指含有 *j* 的解說不適用於此處。然而，他們繼續傳誦這個對意圖解釋的字不合適的解說。因此，似乎舊的註解 *parasenaṃ*

<sup>74</sup> Lüders (1954: 100) 認為「*Bhārhut* 銘文的 *rājā Pasenaji Kosalo* 的拼法，比較符合字源學」。

<sup>75</sup> Ud-a 104.

*jināti* 遵從傳統繼續傳遞下去，即使從語源學的觀點來看，已經不再如原本的解釋那樣有意義。所以，無需假設經文與註釋為獨立地分別傳誦來解釋這個現象。

除此之外，諸部《尼柯耶》本身也保存了一般語源學相關的詞句，這些詞句在語言改變以後，已經不再具有意義。例如《法句經》的一句偈頌敘述「斷絕邪惡為婆羅門'*bāhita pāpo 'ti brāhmaṇo*」。<sup>76</sup>

Norman (1997: 160)如此解釋，這首偈頌「顯示在此同源語系中，語源設計為 *brāhmaṇa* 有 \**bāhana* 的形式」。當經文繼續傳誦下去，經文顯示的語源學的解釋，在語言改變以後不再適用，註釋書顯示相同的現象也可能僅僅是忠於口誦傳承的表現。<sup>77</sup>

更何況，如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有龐大數量的註釋書含有對特殊敘述和語詞的註解。如果對這些註釋的對象毫無知識的話，這些註解就不可能清晰易解。這使得這種「部分傳誦者只熟習註釋，而不知悉經文」的情況更不可能發生。<sup>78</sup>

<sup>76</sup> DhP 388. 同樣的語源學的解釋也出現在《長部 27 經》(DN III 94,1): *pāpake akusale dhamme bāhentī'ti kho ... brāhmaṇā*; in Sn 519: *bāhetvā sabbapāpakāni ... pavuccate sa brahmā* (B° 讀為 *bāhitvā*); 與 Ud 1.5 (Ud 4,8): *bāhitvā pāpake dhamme ... te ve lokasmiṃ brāhmaṇā* (B° 和 S° 讀為 *lokasmi*); 可參考 Mette (1973: 33) 與 Schneider (1954: 578)。

<sup>77</sup> 此種傳統的傳誦忠誠度也可以用來解釋另一項 Norman (1980: 178) 所注意到的一致性。除此之外，古代佛教註釋者與傳誦者顯然也容許某種程度的一致性，如 Goonesekera (1967: 346) 所注意到的「有無數的例子顯示在不同註釋書中，同一事件的一些細節不完全相同」。

<sup>78</sup> 雖然例如 Pj I 151 與 Pj II 299 將註釋者 *aṭṭhakathikas* 與持經者、持律者、持阿毘達磨者並列，或者包含持本生者(也可參考 Mori (1983: 980))，這樣的並

再者，當對聽法者講說經文與其註解，傳誦者必須在經文與註釋之間來回陳述。也就是說，在口誦一部經時，註解必須不要離所要詮釋的經文太遠。假如將整部經先誦完再誦註釋(特別是經文很長的時候)，聽法者會有不知此段註釋在解釋那段經文的風險。如此一來，當在解說一部篇幅相當長的經時，誦經者必須在經文之間穿插註解。這種型態的講說會結合固定不變的部分(可能是偈頌，也可能是長行)與較不固定的註釋(至少是在早期階段)。將固定的內容與註釋書形態的解說結合在一起，這樣的基本型式，似乎從早期吠陀 *ākhyāna* 一直伸展延續到今日錫蘭的 *kavi baṇa*。<sup>79</sup>

在今日，每當談及《註釋書》，每個人就無法避免地心中認定是意指「註 *Aṭṭhakathā*」與「疏 *Ṭikā*」，很清楚地與所要詮釋的對象區分開來。但是，在佛教初期這樣清楚的區分可能不存在。<sup>80</sup> 事實上，巴利四部《尼柯耶》中有一些經是佛陀弟子對某些佛陀的說法所作的詮釋。<sup>81</sup>

---

列或許僅反映某種程度的專業分工，而不需解釋為「註釋者只知註釋而不知原始所詮釋的對象」。Endo (2003: 36) 提醒讀者注意註釋書提到的 *akkharabhāṇakas*, *vyañjanabhāṇakas*, *vaṇṇabhāṇakas* 與 *padabhāṇakas*，他解釋為專長於語音學、字源(字義)、讚誦、音節或文句。和註釋者 *aṭṭhakathikas* 的情況類似的，應當會認為這類的專家應該是熟練經文與偈頌，以及上述特殊專長。

<sup>79</sup> 關於吠陀 *ākhyāna* 參考 Alsdorf (1974)；關於 *kavi baṇa* 參考 Mahinda (2003)。

<sup>80</sup> 依據 Deutsch (1988: 170 – 171)，在傳統古印度環境，註釋被視為「並非完全是固定而完整的作品之附屬物」，而更接近是「對浩大的、發展中的作品」的貢獻，在此意義下，「從註釋者的觀點來看，... 他並不是完全在對已經完成的作品作註解」，而是「他本身也在編寫這部經文」。

通常這類經典在結束時，佛陀會認可這位弟子的解說，這段認可也可能本來是弟子的註解，而被併入經文。即使是未經佛陀明顯的認可，有些佛陀弟子的解說與評論也被當作正式的經典內容而傳誦下來。Goonesekera (1967: 336)評論說，以這樣的方式「最早期的註釋文獻，可以追溯到經文本身」。

依據 Malalasekera (1994: 89 - 90)，初期佛陀弟子的解說以此方式「成為註釋的起點」。「在稍後的年代當經典的內容被編輯時，...有些解說被編入經藏」。持續在此趨向之下，「註釋...隨著經文...被傳誦下來...，一部分的註釋在稍後被附在與所註釋的經文一起」。<sup>82</sup>這樣的例子之一是不同部派《毘奈耶》的《經分別 *Suttavibhāṅga*》，此處戒律被嵌入註釋之中，雖然是晚期的文獻，卻具有經文的格式。如同 Norman (1997: 150)所指出的，在此例子很明顯的「經文與註釋一起被傳誦下來」。在巴利《優陀那 *Udāna*》同樣顯現這個模式，偈頌被嵌入在通常是較晚期才出現的事件描述裡。<sup>83</sup>

相對地，在《法句經》與《本生經》，類似的事件描述的註釋尚未取得經文的地位，而成為今天所見的「註 *Aṭṭhakathā*」。在口誦傳承時期，註釋並行地與經文一起口誦而發生演變，這些例子似乎印證了基本上是同一過程的不同階段。

在初期佛教口誦文獻的形成階段，經文與註釋之間似乎沒有清楚的界限；在此情況之下，在後期來看，兩者之間似乎並不是都有

一條清晰的界線，此一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所列舉的例子，漢譯《阿含》經文顯現受到一些反映在巴利註釋傳統的概念與想法的影響，如本文所陳述的，似乎非常可能至少有一部分此類影響，在口誦傳承時期就已經發生了，而顯現在作為翻譯對象的印度語系的原始經文。

<sup>81</sup> 例子可見 Anālayo (2008b)。

<sup>82</sup> Mayer (2004: 166) 甚至將註釋的起始年代追溯到佛陀本身，他解釋：「從最早開始，法的教導就需要註釋，... 佛陀經常對他所說過的法再作解說。」

<sup>83</sup> 關於《優陀那》此一風格的詳細討論，可參考 Anālayo (2008c)。

## Abbreviations:

AN	<i>Aṅguttara-nikāya</i>
B <sup>e</sup>	Burmese edition
Bv	<i>Buddhavaṃsa</i>
C <sup>e</sup>	Ceylonese edition
D	Derge edition
Dhp	<i>Dhammapada</i>
Dhp-a	<i>Dhammapada-aṭṭhakathā</i>
Dhs	<i>Dhammasaṅgaṇī</i>
DN	<i>Dīgha-nikāya</i>
EĀ	<i>Ekottarika-āgama</i>
E <sup>e</sup>	PTS edition
Jā	<i>Jātaka</i>
MĀ	<i>Madhyama-āgama</i>
MN	<i>Majjhima-nikāya</i>
Mp	<i>Manorathapūraṇī</i>
Nid II	<i>Cūlaniddesa</i>
Paṭis	<i>Paṭisambhidāmagga</i>
Pj	<i>Paramatthajotikā</i>
Ps	<i>Papañcasūdanī</i>
Q	Peking edition
S <sup>e</sup>	Siamese edition
SĀ	<i>Samyukta-āgama</i> (T 99)
SĀ <sup>2</sup>	‘other’ <i>Samyukta-āgama</i> (T 100)

SHT	Sanskri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Sn	<i>Sutta-nipāta</i>
SN	<i>Samyutta-nikāya</i>
Sp	<i>Samantapāsādikā</i>
Spk	<i>Sāratthappakāsini</i>
Spk-ṭ	<i>Sāratthappakāsini-purāṇaṭṭikā</i>
Sv	<i>Sumaṅgalavilāsini</i>
T	Taishō edition
Ud	<i>Udāna</i>
Ud-a	<i>Udāna-aṭṭhakathā</i>
Vibh	<i>Vibhaṅga</i>
Vibh-a	<i>Vibhaṅga-aṭṭhakathā</i>
Vin	<i>Vinaya</i>
Vism	<i>Visuddhimagga</i>

## References:

- Alsdorf, Ludwig 1974: "The Ākhyāna Theory Reconsidered", in *Ludwig Alsdorf, Kleine Schriften, (Glasenapp-Stiftung Band 10)*, A. Wezler (ed.)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pp. 36-48; orig. publ. in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Baroda*, vol. 13 pp. 195-207.
- Anālayo 2005: "Some Pāli Discourses in the Light of Their Chinese Parallels (2)",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vol. 22 no. 2 pp. 93-105.

- Anālayo 2008a: "The Buddha's Truly Praiseworthy Qualities – According to the Mahāsakuludāyi-sutta and its Chinese Parallel", *Journal of the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Sri Lanka* (forthcoming).
- Anālayo 2008b: "Remaining in the Present Moment as a Way of Spending an 'Auspicious Night' - The Mahākaccānabhaddekarattasutta and its Chinese parallel", *Canadi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forthcoming).
- Anālayo 2008c: "Udāna", in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W.G. Weeraratne (ed.), Sri Lanka: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 vol. 8 no. 2 pp. 375-384.
- Anālayo 2009: "Zeng-yi A-han", in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W.G. Weeraratne (ed.), Sri Lanka: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 vol. 8 no. 3 (forthcoming).
- Baba, Norihisa 2004: "On Expressions regarding 'śūnya' or 'śūnyatā' in the Northern Āgamas and the Pali Commentaries", *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 /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 52 no. 2 pp. 946-944.
- Bapat, P.V. 1926: "The Different Strata in the Literary Material of the Dīgha Nikāya", *Annals of 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vol. 8 pp. 1-16.
- Bapat, P.V. 1945/part 1, 1950/part 2: "The Arthapada-Sūtra Spoken by the Buddha", *Visva-Bharati Annals*, vol. 1 pp. 135-227 and vol. 3 pp. 1-109.

- Bapat, P.V. et al. 1970: 善見毘婆沙, *Shan-Chien-P'i-P'o Sha: A Chinese Version by Saṅghabhadra of the Samantapāsādikā*, Poona: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 Bureau, André 1981: "Le Massacre des Śākya: Essai d'Interprétatio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vol. 69 pp 45-73.
- Bechert, Heinz 2000: *Sanskri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Teil 8*,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 Bechert, Heinz 2004: *Sanskri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Teil 9*,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 Bingenheimer, Marcus 2006: "The Shorter Chinese Saṃyukta Āgama - Preliminary Findings and Translation of Fascicle 1 of the Bieyi za ahan jing 別譯雜阿含經 (T. 100)",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vol. 23 no. 1 pp. 21-60.
- Bingenheimer, Marcus 2007: "Māra in the Chinese Saṃyuktāgamas, with a Translation of the Māra Saṃyukta of the Bieyi za ahan jing (T.100)",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vol. 24 no. 1 pp. 46-74.
- Bodhi, Bhikkhu 2005: *In the Buddha's Words, An Anthology of Discourses from the Pāli Canon*,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 Brough, John 2001 (1962): *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uddhist Tradition Series, Volume 43)*,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Bucknell, Roderick S. 2006: "Samyukta-āgama", in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W.G. Weeraratne (ed.), Sri Lanka: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 vol. 7 no. 4 pp. 684-687.



- Choong, Mun-keat 1999: *The Notion of Emptiness in Early Buddhism*,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Choong, Mun-keat 2004: *Annotated Translations of Sutras from the Chinese Saṃyuktāgama relevant to the Early Buddhist Teachings on Emptiness and the Middle Way*, Malaysia: Penang: Chee Khoo Printings
- Cowell, E.B. et al. 1886: *The Divyāvadāna, a Collection of Early Buddhist Legends, Now First Edited from the Nepalese Sanskrit Mss. in Cambridge and Par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utsch, Eliot 1988: "Knowledge and the Tradition Text in Indian Philosophy", in *Interpreting across Boundaries, New Essays i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G.J. Larson et al.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65-173.
- Eimer, H. 1976: *Skizzen des Erlösungsweges in buddhistischen Begriffsreihen, (Arbeitsmaterialien zur Religionsgeschichte 1)*, Bonn: Religionswissenschaftliches Seminar der Universität Bonn.
- Endo, Toshiichi 2003: "Views Attributed to Different Bhāṅakā (Reciters) in the Pāli Commentaries", *Buddhist Studies (Bukkyō Kenkyū)*, vol. 31 pp 1-42.
- Enomoto, Fumio 1994: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Saṃyuktāgama; Part 1: Saṅgītinipāta*, Kyoto: Kacho Junior College.
- Gombrich, Richard 1980: "The Significance of Former Buddhas in the Theravādin Tradition", in *Buddh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Walpola Rahula*, S. Balasooriya et al. (ed.), London: Fraser pp. 62-72.

- Goonesequera, Lakshmi R. 1967: "Aṭṭhakathā", in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G.P. Malalasekera (ed.), Sri Lanka: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 vol. 2 no. 2 pp. 335-352.
- Hartmann, J.U. 1998: "Sanskrit Fragments from the Āgamas (I): The Aṅgulimālasūtra", *Indologica Taurinensia*, vol. 23/24 pp. 351-362.
- Horner, I.B. 1959: *The Collection of the Middle Length Sayings (Majjhima-Nikāya)*, (Pali Text Society Translation Series, No. 29-31),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vol. 3.
- Jaini Padmanabh S. 2001: "Paḍīpadānajātaka: Gautama's Last Female Incarnation", in *Collected Papers on Buddhist Studies*, ibid. (ed.),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p. 367-374; orig. publ. 1989 in *Amalā Prajñā: Aspects of Buddhist Studies, Professor P.V. Bapat Felicitation Volume*, (Bibliotheca Indo-Buddhica 63), N.H. Samtani et al. (ed.), Delhi: Sri Satguru, pp. 33-39. Lamotte 1988.
- Kudo, Noriyuki 2004: *The Karmavibhaṅga, Transliterations and Annotations of the Original Sanskrit Manuscript from Nepal*,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VII), Tokyo: Soka University.
- Kudo, Noriyuki 2006: "The First Three Folios of Manuscript B of the Karmavibhaṅga", and "One More Manuscript of the Karmavibhaṅga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Nepal, Kathmandu: Transliteration of Manuscript E (1)",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vol. 9 pp. 33-60.

- Lévi, Sylvain et al. 1916: "Les Seize Arhat Protecteurs de la Loi", *Journal Asiatique* ser. 11 vol. 8 pp. 5-50 and 189-304.
- Lévi, Sylvain 1932: *Mahākarmavibhaṅga (La Grande Classification des Actes) et Karmavibhagopadeśa (Discussion sur le Mahā Karmavibhaṅga), Textes Sanscrits Rapportés du Népal, Édités et Traduits Avec les Textes Parallèles en Sanscrit, en Pali, en Tibétain, en Chinois et en Koutchéen*, Paris: Ernest Leroux.
- Lüders, Heinrich 1954: *Beobachtungen über die Sprache des Buddhistischen Urkanons, (Ab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Klasse für Sprachen, Literatur und Kunst, Jahrgang 1952 Nr. 10)*, E. Waldschmidt (ed.), Berlin: Akademie Verlag.
- Mahinda (Deegalle) 2003: "Preacher as a Poet: Poetic Preaching as a Monastic Strategy in Constituting Buddhist Communities in Modern Sri Lanka and Thailand", in *Constituting Communities, Theravāda Buddhism and the Religious Cultures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Surya series in Buddhist Studies)*, J. C. Holt et. al. (ed.),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151-169.
- Malalasekera, G.P. 1994: *The Pāli Literature of Ceylon*,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Mayer 2004
- Mayer, Alexander L. 2004: "Commentarial Literature", in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R.E. Buswell (ed.), New York: Macmillan, vol. 1, pp. 166-169.

- Meisig, Konrad 1987: "Sheng Tao King, die Chinesische Fassung des Mahācattārīsaka Sutta", in *Hinduismus und Buddhismus, Festschrift für Ulrich Schneider*, H. Falk (ed.), Freiburg: Falk, pp. 220-248.
- Mette, Adelheid 1973: *Indische Kulturstiftungsberichte und ihr Verhältnis zur Zeitaltersage*,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 Minh Chau, Thich 1991: *The Chinese Madhyama Āgama and the Pāli Majjhima Nikāya, (Buddhist Tradition Series, Volume 15)*,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Mori, Sodo 1983: "Aṭṭhakathācariyas and Aṭṭhakathikas", *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 /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 31 no. 2 pp. 983-977.
- Mori, Sodo 1990: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Bhāṅga Tradition", in *Ānanda: Papers on Buddhism and Indology, A Felicitation Volume Presented to Ānanda Weihena Palliya Guruge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Y. Karunadasa (ed.), Colombo: Felicitation Volume Editorial Committee, pp. 123-129.
- Nakamura, Hajime 1999 (1980): *Indian Buddhism, A Survey with Bibliographical Notes, (Buddhist Tradition Series, Volume One)*,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Norman, K.R. 1980: "Four Etymologies from the Sabhiya-Sutta", in *Buddh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Walpola Rahula*, S. Balasooriya et al. (ed.), London: Gordon Fraser, pp. 173-184.
- Norman, K.R. 1991: "The Dialects in which the Buddha preached", in *Collected Papers*, K.R. Norman (ed.),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vol.

- 2 pp. 128-147; orig. publ. 1980 in *The Language of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dition*, H. Bechert (ed.), Göttingen, pp. 61-77.
- Norman, K.R. 1997: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The Bukkyō Dendō Kyōkai Lectures 1994, (The Buddhist Forum, Volume V)*,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 Oldenberg, Hermann 1882: "Ueber den Lalitavistara", in *Verhandlungen des internationalen Orientalistenkongress V*, Berlin, vol. 2 pp. 107-122.
- Oldenberg, Hermann 1898: "Buddhistische Studie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 52 pp. 613-694.
- Oldenberg, Hermann 1912a: "Studien zum Mahāvastu", in *Nachrichten von der königli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aus dem Jahre 1912*, Berlin: Weidmansche Buchhandlung, pp. 123-154.
- Oldenberg, Hermann 1912b: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buddhistischen Kanon", in *Nachrichten von der königlichen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aus dem Jahre 1912*, Berlin: Weidmansche Buchhandlung, pp. 155-217.
- Pāsādika and Huyen-Vi 1995: "Ekottarāgama XIX",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vol. 12 no. 2 pp. 157-168.
- Rosenberg, Fr. 1920: "Deux fragments sogdien-bouddhiques du Ts'ien-fo-tong de Touen-houang, II: Fragment d'un Sūtra", *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Bulletin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Russie]*, pp. 399-420.

- Sander, Lore et al. 1980: *Sanskri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Teil 4*,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 Sander, Lore et al. 1985: *Sanskri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Teil 5*,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 Schmidt, I.J. 1843: *Der Weise und der Thor, Aus dem Tibetischen uebersetzt und mit dem Originaltext herausgegeben*, St. Petersburg: Kaiser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Schneider, Ulrich 1954: "Acht Etymologien aus dem Aggañña-Sutta", in *Asiatica, Festschrift Friedrich Weller zum 65. Geburtstag gewidmet von seinen Freunden, Kollegen und Schülern*, J. Schubert et al. (ed.), Leipzig: Harrassowitz, pp. 575-583.
- Skilling, Peter 1994 (vol. 1) 1997 (vol. 2) : *Mahāsūtras: Great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 von Hinüber, Oskar 1997 (1996): *A Handbook of Pāli Literature*,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 von Simson, Georg 1965: *Zur Diktion einiger Lehrtexte des buddhistischen Sanskritkanons, (Münchener Studien zur Sprachwissenschaft, Beiheft H)*, München: J. Kitzinger.
- von Simson, Georg 1985: "Stil und Schulzugehörigkeit Buddhistischer Sanskrittexte", in *Zur Schulzugehörigkeit von Werken der Hīnayāna-Literatur, erster Teil, (Symposien zur Buddhismusforschung, III,1, Abhandlung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 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Dritte Folge Nr. 149)*, H. Bechert (ed.),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vol. 1 pp. 76-93.

- Waldschmidt, Ernst 1958: "Ein Zweites Daśabalasūtra",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es für Orientforschung*, Berlin: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vol. 6 pp. 382-405.
- Waldschmidt, Ernst 1965: *Sanskri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Teil 1*,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 Waldschmidt, Ernst 1971: *Sanskri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Teil 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 Wen, Tzung-Kuen 2006: "巴利註釋書的古層—《雜阿含經》與《相應部註》 語句交會的幾個例子", *Fuyan Buddhist Studies*, vol. 1 pp. 1-31.
- Winternitz, Moriz 1968 (1920): *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Literatur, Band 2, Die Buddhistische Literatur und die Heiligen Texte der Jainas*, Stuttgart: K.F. Koehler.
- Zürcher, Erik 1972 (1959):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Sinica Leidensia Vol. XI)*, Leiden: E.J. Brill.